

◎主编 林碧红

KEJIAWENHUAYANJIUWENXUAN

客家文化研究 文选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编

2006年3月

客家文化研究文选

主编 林碧红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编

2006 年 3 月

本书编委会

主 任： 林碧红

副 主 任： 张运泉

责任编辑： 郭文烈 梁 放

郭真义 林文昌

在梅州市客家山歌旅游节·客家文化 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序)

林碧红

这次客家文化研讨会是客家山歌旅游节的一项重要项目,也是我市为贯彻落实建设文化大省的重大决策、深入实施“文化梅州”发展战略、全力打造“世界客都·文化梅州”品牌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交流会。研讨会依托客家山歌旅游节这个平台,进一步挖掘研究客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以梅州为重点的客家文化内涵,促进文化经济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为和谐梅州的建设增添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客家,是汉族中一支优秀民系,客家文化是祖国优秀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自身特有的文化背景,加上客家人聚居地天然的地理条件,造就了这个群体祖祖辈辈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开拓奋进和艰苦卓越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使客家人能够人才辈出,同时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甚至是整个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通过“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发展战略的实施,致力于发挥梅州经济文化资源的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保持梅州在

闽粤赣及周边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可持续性,并广泛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旅外乡贤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促进梅州经济文化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

梅州,是全球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是全世界客家人的心灵家园。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作出打造“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战略决策,最根本的宗旨是让梅州这个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更好地发挥“从梅州看客家”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梅州人民乃至海内外乡亲情系客都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打造“世界客都·文化梅州”,我们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思路决定出路。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目前最迫切的是解决展现客家人文历史、精神风范的重要载体问题,让人看得到、感受得到原汁原味的、纯正的客家风貌。因此,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围绕一个目标、建设两大工程的工作思路,扎实抓好“文化梅州”的建设,全力推进“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发展。

围绕一个目标,就是围绕建设“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主题,进一步弘扬和实践新时期“梅州精神”,全力打造世界客都和客家人的心灵家园。

建设两大工程,即一方面建设“文化梅州”重点项目基础工程。重点是抓好“两园一基地”(叶剑英纪念园、客家公园和东山教育基地)的建设。目前,叶剑英纪念园首期征地拆迁工作进展顺利,工程建设全面进行。客家公园的征地拆迁、规划设计等工作基本完成,工程建设陆续铺开,整体轮廓已基本形成,文物征集及布展工作正在进行。东山教育基地整体工程建设规模已初显雏形。“两园一基地”建设不单纯是客家文化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经济的平台;不仅是“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标志性建筑群,而且是传承客家文化的综合性大观园;不但是客家风采经典的旅游胜地,更重要的是吸引海内外有识之士了解梅州、支持梅州、建设梅州的窗口和

纽带。通过“两园一基地”建设,支持“开放梅州”,服务“工业梅州”,加快山区经济建设,繁荣“世界客都”的各项社会事业。可以说“两园一基地”建设带来的经济社会互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是建设文化软实力工程。具体是举办国际山歌节、客家山歌旅游节、“十大客家名菜名厨”评选活动等等。同时,着力抓好创新客家文化“五个一工程”的创作和生产。即是编撰一套客家文化丛书,谱写一首歌曲,创作一部剧本,演出一台戏,拍摄一部电影。其中,由梅州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深圳市文联客家研究室、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共同编纂的客家文化普及丛书——《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已于2006年1月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将于2月底在广州举行首发式,向海内外发行。这部书系共有8本,是联合了我省最强大的客研力量编纂而成的。书系编纂工作历时两年,投资153万元,是我市“文化梅州”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我市客家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为本书的编纂工作作出贡献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同时,歌曲《入境情思》的创作已完成;一本剧本、一台戏《山魂》的创作和演出任务已全面完成,并在省第九届艺术节上荣获团体剧目一等奖、七项九个一等奖;电视电影故事片《等郎妹》正在审批之中。在抓好“五个一工程”的同时,梅州市委宣传部还着力抓好“世界客都·文化梅州”品牌形象工程的建设,该工程项目正在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注册国家级“华夏客家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目前,我市建设“文化梅州”的工作如火如荼,特别是有各位热心于客家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出谋献策,有社会各方力量的关心支持,“世界客都·文化梅州”将迎来客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伟大飞跃。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和省、市委已确

定了“十一五”规划的基本框架,描绘了宏伟的发展蓝图。各项决策、规划的实施需要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因此,抓好文化建设,开展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客家文化是我省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框架下,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各显其彰,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文化大省”的发展。市委、市政府立足于发展先进文化的前沿,以振兴梅州文化为宗旨,规划用5年到10年时间,力争把梅州建设成为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产品研制、客家文化传播的基地,建设成为集客家文化之大成的“世界客都”。新的形势、新的任务给有志于客家文化研究的学术界、理论界的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抢占客家文化制高点,如何更好地传承、发扬、光大客家文化,如何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各位专家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梅州正在深入实施“四个梅州”发展战略,“文化梅州”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建设“文化梅州”的优势所在,也是实现梅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客家文化对梅州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我们每一个客研者认真研究、执着追求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多年来,梅州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源源不竭,成果不断。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加期望各位专家学者以弘扬客家文化为己任,不断增强研究工作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满腔的热情,进一步加大客研工作的力度,倾心谱写客家文化新篇章。对今后客家文化的研究工作,我认为要围绕“三个更加注重”来开展。

一是更加注重客家文化的广泛研究。

任何一种文化,越是民族的、传统的,就越有独特的魅力,就越

有持久的生命力。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蕴涵着中原文化的文脉和灵魂,内涵博大精深,经久耐考。我们研究客家文化要以孜孜以求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不断探索,不断发现。要在客家名人、客家民居、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客家迁徙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往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不断挖掘、整理、提升,成其一域,并形成系统的、独特的客家支流文化,使之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更好地为梅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二是更加注重客家文化的现代转换。

客家文化是一种历史生活的积淀,她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进,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从事客家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要着力创新客家文化,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使客家文化大起来、强起来。要着力在思想上实现创新,要通过专家学者的精英文化主导大众文化,引导社会思想,着力改变客家人重文轻商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积极营造一种尊重、培养企业家的浓厚社会氛围,像崇文重教一样爱护、对待企业家,努力实现思想上、观念上的转换。要积极把客家文化的浅层开发和深层挖掘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传统客家文化向现代客家文化的历史转换。要不断提升客家文化的品位,发挥文化的集群效应,着力增强文化生产力,推动梅州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是更加注重客家文化的产业发展。

文化是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市的文化产业底子薄、总量小、起步晚,我们要迎

难而上,依靠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努力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之乡”等重要文化品牌,推动梅州文化经济的发展。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文化梅州”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于致力打造“文化经济”的平台。这就需要让传统的客家文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吸收“文化经济”的丰富营养,使文化与经济产生互动效应。我们谋求“世界客都”的品牌效应,将以感情引才、以园区引商、以环境引资、以企业引技,以文化添动力,增创“文化之乡”新优势,努力实现文化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进而开创山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当前,在客家文化与梅州经济如何才能更好地相互融合、共同发展问题上,我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很值得研究:一是如何开发梅州人文山水资源带动旅游业发展,做大做强梅州旅游业;二是如何挖掘整理客家特产、客家饮食文化,形成独特的客家食品加工业和客家饮食业,推动客家食品工业经济的发展;三是如何把传统客家文化打造成为在文化市场上拿得出、叫得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形成文化龙头,推动梅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三个问题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是摆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的崭新课题。我相信,只要大家以弘扬客家文化、振兴梅州经济为己任,潜心钻研,积极探索,一定能够破题出谋,再献良策,共同推进客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

(林碧红同志系中共梅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代序	林碧红
客家“土著说”证伪	谭元亨(1)
客家人迁移台湾的艰辛历程	丘立才(11)
地域文化与区域旅游开发	陈文君(21)
闽粤赣边区(赣州、汀州、梅州)客家文化的差异	
与梅州成为当今世界客家文化中心的探讨	陈广万(35)
把梅州建成粤东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中心	陈 珊(51)
论粤东北客家山歌的特色	黄文杰(58)
弘扬客家优秀文化 促进梅州经济社会发展	廖运生(69)
创新客家文化研究 促进客家经济发展	陈定开(78)
发扬优良传统 打造文化梅州	李淑芬(84)
胡晓岑与新派诗及民歌	罗 滨(90)
论梅州·诗歌之乡	胡希张(94)
浅谈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保护	严 峻(103)
爱国爱乡是客家精神的精髓	刘嘉伦(111)
我与客家山歌	刘天一(120)
客家山歌是客家传统文化瑰宝	黄火兴(127)
爱国爱乡的台湾客家人	刘加洪(138)
叶剑英经济建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陈申宏(146)

张弼士与梁诗五	郭真义(152)
宋湘书法艺术特征	麻爱民 侯服生(157)
张弼士与近代“客商”文化	闫恩虎(167)
弘扬客家文化 构建和谐梅州	曾旭辉(181)
客家地方戏的生存与观众群的培养	陈干华(189)
夕阳人境外 千年此精庐	李婷婷 朱迪光(193)
保护开发名人故居 促进梅州旅游事业发展	古清华(200)
太平天国运动是客家人最光荣的史诗	邓 锐(210)
浅论黄遵宪与客家文化	陈新权(219)
浅谈客家方言的发展趋势	丘诗慧 丘祥昌(227)
必须重视客家历史文化的深拓	程志远(235)
创建富有个性特色的名城形象	黄莺谷(243)
兴宁客家“围龙屋”和“四角楼”	黄红亮(246)
谈谈梅县客家文化阵地建设	黎志健(251)
漫谈客家妇女	林作尧(256)
浅谈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与梅州文化旅游事业的开发	麦娟娟(262)
浅论把粤东古镇松口建成“客家民俗村”和 “山歌之乡”的可行性	梁德新 刘学东(270)
论客家人文精神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影响力	邓 魁(276)
浅论黄遵宪、丘逢甲对客家文化的贡献	汤国云(284)
论五华金木雕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	丁茂旺(294)
浅析客家山歌王张振坤的音乐创作手法	彭 强(298)
后记	(300)

客家“土著说”证伪

——关于畬族族源问题

谭元亨

“畬”，在《辞海》中的注释是：烧榛种田，即在播种之前将田中的草木烧掉，以灰作肥料。这一习俗，在南方各省至今还保留着，秋收后，田野上每每烟雾弥漫。所以，“畬”字从出现起，便视为一种耕作方式。

大诗人杜甫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中就有：“瓦十传神语，畬田费火耕。”写出了南方耕作文化传统。宋范成大在《劳畬耕》诗序中亦称：“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偕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

也正是从这种耕作方式始，便出现了“畬民”，后来更形成一个民族——畬族。

在广东，关于畬族及其族源，研究已日久，但很少把畬族视为客家民系的主要族源，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是由于“土著说”、“本地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再度闹得沸沸扬扬，而为了证实“土著说”、“本地说”，硬是把畬族扯了进来，一时间，似乎客家人大部分都有了畬族血统，南下迁徙便成了后人伪托的了。这

种盲目追随西方人类学者的赶时髦却不尊重历史的做法,虽然没有多大市场,却不能不加以证伪,以免把水搅浑。

其实,最早把畲人与其他民系相混淆的,还不是客家人,而首先是粤人,即广府人。因为粤人在广东的时间最长,说其已成为土著亦不为过,毕竟与百越族中南越融合了有两千年的时间。把畲视为土著,那就是与粤人渊源是最深的了,畲人的椎髻跣足,与古越人也很相近,当年赵陀也是这么学越人打扮的。当然,不少粤人居住的地方,亦有类似畲人烧荒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古人用“畬”字,并非对一个民族的称谓,畬者,火种也,指的是一种耕作方式。不能以此断定已形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把百越族视为畬族先民,仅以一字为证,显然是不足为凭的。

如从地域而言,被畬族视为祖地或开基地的凤凰山,当与潮汕民系更为密切,而潮汕人中,与畬族同姓雷、钟等的,亦为不少。换句话说,有可能融入潮汕民系的畬族人,从比例上也许更大一些,这不仅仅是他们更接近,还在于潮汕人口比整个客家人口要少得多,把畬族说成是潮汕人的族源,如从比例上而言,似乎还要合理得多。但是,直到今天,并没有人认为潮汕民系的主体是土著畬族,而只认为是其多元组合中的一元。所以,视畬族为土著并成为客家主体,显然是不顾史实的夸大其辞,不足为证。著名潮学大师饶宗颐在《凤凰山是畬族的祖先策源地》一文中称:

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先以民族而论,潮州土著的畬族,从唐代以来,即著称于史册。陈元先开辟漳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即与畬民结不解缘。华南畬民分布,据专家调查,皖浙赣粤闽五省,畬族保存了不少的祖图和族谱,无不记载着他们始祖盘瓠的传说和盘王祖坟的地点均在饶平的凤凰山,换句话说,凤凰山是该族祖先策源地。

可以说,凤凰山对于畬族的意义,就如同石壁对于客家、珠玑

巷对于广府民系的意义，都是祖地，一个民系最终形成与诞生之地。这里，我们不讨论各自的图腾崇拜——客家人并五始祖盘瓠的图腾，这本是很明显的族源依据，而来了解畬族本身的形成。

有人认为，这包括客家学者谢重光在内，确定畬族为“武陵蛮”从湖南等地南迁而来的，不少族谱也支持着这一说法，如《盘蓝雷氏族谱》，大都称“蓝氏根源血脉传流分派族谱开烈(列)：原是湖南潭州府永康县鹅躺都东居住……”，《盆盘蓝雷黎栏族谱》也称：“原是河(湖字之误)潭州永康县鹅塘都居住……”这些证据，身在福建的谢重光未能引证，他从另一方面的材料，也印证到了：

“武陵蛮”南迁到荆湘最南界即五岭北麓后，确实有一支折而往东迁移，其迁移路线大致是顺着纵横的山脉，由浙南至赣中、赣南，再迁至闽西、闽西南，最后达于粤东的西部地区。

这“粤东的西部地区”，当指凤凰山。他进一步指出：“只有越罗霄山脉进至赣闽粤边界的一支，才继续以‘畬’或‘畬’的通假字作为族称。到了南宋，这种族称有被广泛认同，逐渐固定下来的趋势”。

因此，他认为，最后到达的“集散地”凤凰山时，这批畬民，已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所应具备的各种要素，即“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谢认为，宋代潮州的“不老”音可能专指畬语)以及“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独特的风俗习惯”。

为此，他得出结论：

最迟不晚于南宋中叶，在赣闽粤边的汀、琼、潮、梅、循、赣等郡的山区，活跃着一个新兴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畬族。

这一结论，基本上准确的。

只要留心，我们也不难发现，饶宗颐的文中，就有“畬民”与“畬族”之分，也就是说，当凤凰山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策源地之前，“畬

民”尚未成为一个民族。进而言之，由“畚”（一种耕作方式）到“畚民”（持同一种火种的耕作方式的人群），进而凝聚为“畚族”（完成了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这期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岁月。

这一来，简单把“畚民”视为另一个民系的族源，并且推论“畚族”成为一个民系（或潮汕民系，或客家民系乃至广府民系）的族源，这在时间上就发生了倒错。

尤其是客家民系，本身就形成于宋代，用谢重光的话说，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畚族的形成，几乎是平行发展的，那么，二者之间就不存在谁是谁的族源问题，也不存在谁已是土著谁又非土著问题。因为畚族同时也是迁徙而来的，只是他们的迁徙路线与客家不一样，客家是自赣南、闽西而进入粤东的，其先民有早至汉代西晋到达，如程旻一族。又如“先有杨古卜”的三姓（他们的后人到宋后才成为客家人），而畚族先民，则是从湖南潭州，经粤北区等处，辗转到的粤东风凰山。

而且，畚族就视广东为其祖地，这有《高皇歌》这样一支流传于整个畚族的史诗为证。其中很明确地表述的有：

当初出朝在广东。

广东路上是祖坟。

徙入潮州凤凰山，住了潮州已多年。

广东路上一穴坟，进出盘蓝雷子孙。

广东路上已多年，蓝雷三姓去作田。

.....

因此，无论说客家即土著，土著乃畚族，从而称客家族源主要为土著即畚族，显然为牵强附会，强人就案，缺乏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

直到今天，畚族村落中，仍有自己的语言，即“畚话”，无论这畚话在近千年间，受周边潮州话、客家话多大影响，发生了变异，但有

些基本词汇,还是没有变化的。即便与客家近邻与客家方言相似的畬话,其“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与现在汉族所说的客家话不同”(注: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1期)——这是一篇专门考证畬族人所说的客家话的论文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畬族人内部,仍有自己的统一的语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可一混同于潮州话或客家话。至于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全部,如增城、博罗、惠东、海丰即罗浮、莲花二山一带的畬族)会说客家话,也似如今客家人会说广府话一样,是因为与外边的社会交往的需要,不可以把会说白话的客家人推断为广府人。关于语言问题,相信会有更多的语言学家会作出更深入的阐释,这里就不进一步引申了。

民族的区别,最根本还是文化。而文化往前追溯,寻根究源,便会来到人类的“童年时代”,也就是图腾崇拜时期。畬族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尤以祖图崇拜、祖杖崇拜和“招兵节”为代表,祖图崇拜,是把盘瓠故事按出生、成长、杀敌至狩猎遇难的情节分为各段,绘于白布或白绫上,视为祖图或太公图,岁时高悬厅堂,举族祭祀。祖杖崇拜,就是把刻有盘瓠头像的杖,以树根或木头加以修饰,每家族一支,岁时顶礼膜拜。“招兵节”即集祖图崇拜与宗教法事于一体,有相当复杂的仪式,这里不赘。如果说客家族源主流是土著畬族,自然会传承下来,但是,迄今没有人拿出这方面的多少证据,而只是拘泥于若干生活细节,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倒是在广东的另一个民系,也有人称之为“次民系”即“雷州人”,他们都是从福建莆田沿海迁徙来的,其语言与潮汕方言比较接近,但彼此未必认同,称其为潮汕的“次方言”也未必准确,因为莆田话并非闽南话,与潮汕话不同。可就是这个民系,却到处都是“石狗”的石雕,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笔者参加评审广东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际,石狗是名列前茅的。关于雷州文化中的

狗崇拜，自有出处，与盘瓠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不拟深究，但至少，二者之间的联系，当大大超过与客家文化的联系，这反而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有学者认为，畬族分两支，有陆上迁移，也有海上迁移的，不是没一定依据的。

至于客家文化，其最主要的最明显的特征，仍是汉文化，其图腾文化，也就是汉文化之龙，《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一书中，专门有“龙与客家文化”一节，当是最有力的证据。一种文化的主流，主要表现，每每是相当稳定，不易于变化的，盘瓠与龙，应当没有谁取代谁，而各自存在于各个民族的图腾崇拜之中，凭此，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不相干的事项硬扯到一起，不顾历史文化本身的演变规则呢？

还有一点，就是通婚问题。我们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血统论者，文化传承，每每比血统更有力量。但既然有人强调这一条，这里也不能不多说几句。

过去，客家人不与外人通婚，是众所周知的，如今，深山里的客家村落，仍保留这一习俗，且为了优生优育，也一直强调同姓不通婚。不与外人通婚与同姓不能婚二者，当是互为补充的，这里就不深入阐述了，毕竟是古人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智慧。

而畬族呢？在《高皇歌》中，也很明白地：

蓝雷三姓好结亲，都是广东一路人。

今日三姓各处住，好事照顾莫退亲。

再看史志上的记载：

《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四》载：

其在邑（博罗）者，俱来自别境……自言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视祭，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

乾隆《海丰县志·杂志》载：